

第1章

天佑三年八月十九，皇后蘇氏崩駕，昭儀韓氏以毒害皇后及皇長女之罪下獄。

夜半時分，一簇火光沖天而起，映紅了天際。

濃煙彌漫了整座重華宮，停在偏殿中的金漆棺槨此時發出喀喀的聲響，彷彿有人從裡面推動一般。

火勢漸大，突然，燃燒的聲響裡隱約冒出一句恍似咒罵的聲音。

看著眼前這近似災難片的場景，蘇明月只覺得頭皮發麻，手腳在片刻的發軟後，繼而爆發出強烈的求生欲望。

現在她根本顧不上整理腦中的混亂，只想儘快從火海中逃生，其他事情都可以往後排，自救才是當務之急。

蘇明月慌亂間低頭掃了一眼自己身上繁複而又華麗的袍服，忍不住又低聲咒罵了一句，「見鬼，這到底什麼情況！」

磨磨後牙槽，蘇明月眼睛飛快地朝四下看去，試圖尋找逃脫的方位……東南方的煙霧稍薄，可以試一下。

用衣襟掩了口鼻朝那邊跑去，只是才跑沒兩步就被什麼東西絆倒在地，蘇明月定睛一看，嚇了一大跳。

是個人！

她從棺材裡爬出來就被眼前這一片火海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，居然都沒有發現不遠處的地上還倒臥著一個人。

看衣著打扮……是個宮女？不管了，先把人弄醒一起逃吧。

然而很快蘇明月便搞清楚了一件事，這名宮女昏迷了，而且是人為因素。

大殿內昏迷不醒的宮女，起火的大殿，滿滿的陰謀味道撲面而來。

對一個已經躺在棺材裡的死人都不肯放過，這得有多大的仇？蘇明月想想不禁打了個冷顫。

她再看看地上昏迷的宮女，見死不救嗎？

蘇明月真的做不到，於是她咬咬牙，拿了那宮女身上的帕子替自己掩了口鼻，然後轉身拿了供桌上的燭臺，用它的尖頭刺破宮女身上的衣裙一角，扯下一片布當面巾，替宮女繫上。

「能不能逃出去，咱們就聽天由命吧。」蘇明月對著昏迷的宮女自言自語地說了這樣一句話，然後便壓低了身子，拖著她朝著東南方緩緩移去。

隨著吸入的煙霧越來越多，她的呼吸也越來越困難，腦中有些發昏，唯有一個信念堅定地支持著她一要逃出去！她不能這樣死在這個莫名其妙的地方！

終於，略清爽的空氣撲入胸腔，讓蘇明月瀕臨窒息的大腦猶如被注入了強心劑一般，重新恢復運作。

她們逃出來了！

雖然仍有一圈火龍圍繞著宮殿，但是空氣明顯已經比剛剛逃出的地方要好了不知道多少倍。

隱隱約約的，外面似有人聲嘈雜，是有人前來滅火嗎？

此時此刻，蘇明月什麼也不知道，也不想想，她就想好好呼吸一下，讓氧氣充滿整個肺部。

等到平復了呼吸，整個頭腦也清醒了過來，蘇明月四下張望，撩起衣襪便跑到一邊。

那裡有一只銅鑄的大缸，裡面有水，古代宮殿裡大多有這樣的滅火設施。

掬了水往自己的臉上潑，蘇明月覺得整個人都清爽了許多。

然後，她返身把那宮女拖過來，脫下自己身上的華麗外袍整個浸入大缸中，再將水澆到那宮女身上，一遍又一遍，直到被水浸透才停下。

蘇明月換往自己身上澆水，然後將那件外袍重新穿到了自己身上。

此時，地上的宮女終於緩緩睜開了眼睛，當她看到煙霧彌漫的天空，又看到離自己不遠的那個華麗身影時，她驚駭地彈坐起身。

「娘娘！」

聽到聲音的蘇明月下意識回頭，就看到醒來的宮女，面上不免露出些喜色，「妳醒了？很好，我們得趕緊逃出去。」

白茶驚疑不定地看著她，面上呆呆的，她是在作夢嗎？娘娘竟然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，還朝她說話？

「娘娘！」白茶似明白了什麼般驚叫一聲，連滾帶爬撲過去，眼泛淚光，「娘娘，妳沒死，妳沒死……」

蘇明月愕然地看著面前喜極而泣的少女，有點兒手足無措，這是什麼情況？

下一瞬，身後倒塌的宮殿大梁驚回了蘇明月的思緒，她一把拉起撲在自己腳前哭泣的少女，道：「現在不是哭的時候，走，先離開這裡。」

「嗯。」白茶急忙抹去眼淚，看了看周圍的情形，反抓住蘇明月的手，道：「娘娘，往這邊走。」

深夜起火的重華宮，自己莫名沉睡不醒，突然死而復生的娘娘，這一切讓白茶在極短的時間內便有了一個大概的猜想，也有了一定的應對。

蘇明月並沒有多問什麼，她現在完全就是兩眼一抹黑，眼前這個明顯是在地人，聽對方的總比她自己瞎闖來得好。

只是當她們看到十幾個倒在地上的宮人、侍衛時，忍不住對視一眼。

白茶臉龐浮上憤恨之色，咬牙道：「這些奸人……」太惡毒了！

難怪重華宮燒成這個樣子都沒有人前來，原來守宮的侍衛和宮人也都跟她一樣被迷昏了，等到大火燒盡一切後，只消一句侍衛宮人搶救大火時不幸葬身火窟，便能將其掩蓋過去。

蘇明月只覺得自己一顆心有片刻工夫跳得幾乎快要蹦出來，心頭的驚懼如狂風肆虐。

她究竟是到了一個怎麼樣的世界？

宮鬥？

江湖仇殺？

腦中各種猜測如走馬燈般閃過，蘇明月卻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。

「娘娘。」

一道虛弱的聲音突如其来地響起，又讓蘇明月和白茶嚇了一跳。

她們順著聲音傳來的方向看過去，就見有一個身影搖搖晃晃地撐著站了起來。

白茶立即下意識往蘇明月身邊靠去。

蘇明月手捂在心口，驚疑不定地看著那個人，同時在心裡咆哮，自己到底是哪裡做錯了，老天爺要這樣整她？！

一覺醒來就驚恐地發現自己躺在棺材裡，幸好尚未封棺，否則她會活生生悶死在裡面。

等她艱難地爬出棺材，卻驚見外面燒成一片火海，簡直就是出了狼窟又進虎窩，好不容易從火場裡艱難逃生，又看到了一地昏厥過去的人，一整個充滿了陰謀的味道……

蘇明月毫不懷疑再這麼無節制地刺激下去，自己肯定會崩潰的。

總之呢，死而復生的事肯定不會有，要嘛是人原本就沒死，要嘛就是像她這樣借屍還魂的，後世有個時髦的說法叫「穿越」。

蘇明月腦中念頭飛轉，一把抓住白茶的手，出聲道：「趕緊走，此地不宜久留。」白茶收斂心神，點頭，繼續朝她們要去的方向走。

那爬起來的侍衛見她們不理他，逕自大步離開，也沒再說什麼，而是甩了甩頭要自己保持清醒，腳步踉蹌地跟了上去。

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在，就絕不會讓人傷害娘娘！

最後，他們停在了一處偏門前，可是那處小門已經完全籠罩在一片煙霧火焰之中，白茶見了臉色不禁一變。

「我來。」此時一直跟在後面的侍衛常冬出聲。

蘇明月看看他手裡的佩刀，果斷後退，讓他施展。

常冬用他的佩刀劈開了偏門上已經生鏽的鎖，然後以身當盾，用力撞開了那道門。三個人飛快地從那道門通過，蘇明月和白茶因為身上全濕，所以火舌對她們並沒有造成什麼實質的傷害，但是常冬就不免被火舌纏上，還是她們兩個及時幫他拍熄。

外面是一處夾道，在此時寂靜得可怕。

而在熊熊的火焰中，重華宮正門那邊正傳來嘈雜的人聲，他們隱約還能夠聽到「快點滅火」之類的喊叫聲。

三人看著面前這座燃燒的宮殿，默然無語。

誰都看得出來，這場大火已經無法在短時間內被撲滅了，如果殿裡還有活人，結果也只是一個「死」字。

這一場深夜驟起的大火裡，埋藏的東西太多、太黑暗、太沉重。

「娘娘，現在怎麼辦？」

聽到白茶的話，蘇明月有片刻的怔仲，問她？她怎麼可能知道。

她到現在對整個狀況都還是一頭霧水，什麼都是不確定的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她哪裡知道接下來應該怎麼辦啊，她現在最想做的事就是狂吼問老天一聲：這到底

是為什麼！

她只是一個平凡的小宅女，愛追劇、愛看書、愛美食、愛烹飪，沒有做什麼害人的事啊！為什麼她會出現在這個地方，為什麼她會碰到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，為什麼……無數個為什麼在她的心頭狂奔呼嘯著。

「離開這裡。」最後，蘇明月聽到自己這樣說。

是的，離開這座危險的皇宮，是她目前所能想到的唯一答案。

白茶定定地看著她，「娘娘真的決定了？」

蘇明月無比肯定地點頭，「嗯。」再沒有比這更確定的了，她必須離開這個見鬼的地方。

點點頭，白茶轉身對一直跟在她們身後的常冬道：「幫娘娘找身衣服來。」

常冬一言不發轉身離開。

蘇明月不明所以地看著白茶。

白茶這才向她解釋道：「娘娘若要離開，身上的鳳袍必須換下，然後找機會趁亂離宮。」

蘇明月恍然，光顧著火場逃生，一時倒忘了身上的衣袍標誌性太大，別人看到一定以為她詐屍，想到那場面，她就忍不住打了個寒顫。

「婢子幫娘娘重新挽髮。」

蘇明月沒異議。

常冬回來的時候，白茶已經替蘇明月重新挽了宮髻，卸下的釵環全部包到了濕漉漉的鳳袍中。

常冬低垂著頭將手中的宮裝遞上，白茶接過，替自家主子換上。

「將這包衣物扔回火場。」白茶最後將手裡主子換下的濕衣遞給他，交代後續處理。

常冬心領神會，接過衣物後向兩人行了個禮，接著便轉身快速地隱入黑暗中。

等他再次走出火場，已經不見了兩人身影，常冬辨別了一下方向，趁亂回到了前面撲救火勢的人群中。

他並不是值守重華宮的人，只因昔年皇后娘娘曾於他有恩，鳳棺停留宮中期間，他不當值時便會默默到此，站在角落守著，也算盡點心意，不料今夜會遇上這樣的突發事件，幸好娘娘無礙。

至於娘娘為何會死而復生，常冬不去細想，只要活著便好。

另一方面，聽到安置皇后鳳棺的重華宮走水，天佑帝龍兆天便披衣起身，及至宮衛報告說火場無一生還時，臉色已經黑沉冰冷一片。

「著禁軍統領與三司同查，朕要弄個清楚明白。」宮殿起火竟無人警覺，甚至無一人生還，絕不正常。

皇后中毒身亡，鳳棺停放處深夜起火……皇后貞靜賢淑，自入宮以來從不與人結怨，對方卻連屍體都不肯放過，究竟是跟皇后有怎樣的深仇大恨？

龍兆天微微瞇眼，眸底寒芒閃動。

冷宮，宮中失寵妃嬪待的地方。

天佑帝的冷宮裡是名副其實的冷，因為並沒有人居住在此。

但不論是冷宮還是其他，對於一個死而復生又剛從火場逃出生天的人來說，只要安全，哪裡都好。

這一晚上的經歷實在是太過緊張刺激了，蘇明月雙手抱膝靠牆坐在一角，這個時候她才有空仔細梳理一下混亂的思緒。

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首先，她不是作夢，雖說有保護，烈焰依然在她身上留下些許傷害，皮肉上的疼痛告訴她一切都不是夢。

其次，原主的陪嫁侍女白茶替她補充了部分缺漏。

簡言之，這樁樁件件都要歸咎於後宮爭鬥。

活生生的宮鬥啊，還是你死我活終極版，真是……怎一個臥槽了得！

人都被毒死了還不肯罷休，這是什麼仇什麼怨啊，非得挫骨揚灰不可？她光想就頭皮發麻。

不過，現在的關鍵問題是，她要怎麼跟白茶解釋她死而復生卻不知前情，且性情大變的事？

要不就實話實說？

蘇明月仔細考慮這個可能性，一個謊言需要用無數個謊言去圓，她不想為難自己可憐的腦細胞，不如一開始就據實以告。

「白茶。」蘇明月抬頭。

「娘娘。」白茶定定地看著她，臉上尚有來不及收起的擔憂。

蘇明月抿抿唇，看著她認真地道：「我不是妳家娘娘。」

白茶聞言頓時如遭雷擊，面色慘白若雪。

蘇明月繼續說道：「我想這或許就是所謂的借屍還魂，雖然我不太明白自己好端端地睡個覺為什麼會死。我只記得自己像往常一樣上床睡覺，然後一睜眼就發現自己躺在棺材裡，外面是一片火海……」

白茶呆呆地跪坐在地，腦中亂成一片。

是呀，娘娘明明已經死了，是她親手替娘娘淨身更衣，還在靈前守了幾日，娘娘是死了沒錯……

而且再仔細觀察便能發現，雖然是娘娘的容貌，但眉宇間的神情卻不同，尤其是在認真同她講話的時候。

蘇明月看著發呆的白茶，心下歎息，伸手撫住自己的胸口，手掌下的那顆心臟一下一下有力地跳動著，清楚告訴她一個事實—她現在在這個跟自己同名同姓的蘇皇后體內活著……等等。

她猛地想到了一件事，昨天她睡覺之前看了一本重生文，女主是一個寵妃，雖然有兒子，但終因不是嫡子而沒能承繼大統，最後女主更因兒子意圖謀逆而被新皇賜死。

重生後的女主一心一意要把一切掐滅在萌芽階段，苦心孤詣地設計皇后，杜絕太子出生的可能，然後在皇后死後跟皇帝過上了沒羞沒臊的「性」福生活。

在蘇明月看來這簡直是一個三觀不正的文，明明錯的是自己的兒子，卻因為她想當皇后，想讓自己兒子當太子、當下一任皇帝，而把本來是病死的皇后早早給謀害了，為此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女兒。

至於那位皇后的一生，可以說根本就是一個大悲劇—婚姻不由己，生死亦不由己。因為書中的皇后跟自己同名同姓，出於某種微妙的心理，蘇明月雖然不喜歡這本書的設定，還是粗略地翻了一遍，只記得貴妃跟皇帝各種膩歪，各種滾床單，而早早領了便當的皇后成了貴妃娘娘徹頭徹尾的墊腳石。

難道說……她是穿到書裡了？

蘇明月忍不住雙手捂臉，這簡直太慘了！就算是穿成個路人甲什麼的也比穿成主角的假想敵要好上千百倍啊！

這下完了，若被貴妃知道自己這皇后還活著，肯定會繼續加害於她，否則人家怎麼能安心逆襲？

蒼天不仁啊，這坑也挖得太大了，會摔死人的啦！

「娘娘，妳就是娘娘，婢子的主子。」白茶突然無比堅定地開口道。

不管對方是什麼人，她現在用的是娘娘的身體，而且她還是一個好人，否則不會在逃命的緊要關頭還帶上自己。

蘇明月嚇了一大跳，有些愣愣地看過去，什麼情況？

白茶四下看了看，把聲音壓得更低，「以後這話娘娘不要再說了，也不用跟任何人解釋，人死而復生，性情大變，不記得前塵往事也是有的。」

蘇明月秒懂。

白茶繼續道：「這宮裡沒什麼好留戀的，等風聲過去了，婢子和常侍衛就想辦法送娘娘出宮。」

蘇明月用力點頭，出宮好，天地廣闊，她一個死去的人，隨便找個地方躲著過普通人的生活就好了，真的，她要求不高，三餐吃飽足矣。

「娘娘先歇著，婢子去收拾個睡覺的地方出來。」

「我也來幫忙。」蘇明月不想老是被服侍，便想起身幫忙。

白茶抹了一下眼，垂首道：「娘娘自小就沒受過一點兒苦。」

聞言，蘇明月只好訕訕地又坐了下去，還是多少照顧一下死了主子的小丫鬟的心情好了。

唉，早知道會穿到書裡來，她昨天真該好好的、仔細的看一看，絕對不會只草草翻過一遍就過去。

不過也不對啊，書中蘇皇后很早就掛了，之後貴妃針對的就都是別人了，她看了也沒用啊。

老天爺，穿成一個早早就掛掉的人，到底是幸運還是倒楣？

此外，現在還有一個問題，她要怎麼出宮變成小老百姓？更甚者，她能夠安然出宮嗎？

帶著這樣的憂心，蘇明月躺在白茶收拾好的一張薄板床上，裹著薄被睡了。

仲秋時節，又經歷了一番生死逃亡，蘇明月委實有些心力交瘁，睡得並不太安穩，

連夢裡都是光怪陸離的一團亂象。

凌晨時分，白茶猛地驚醒，下意識爬到床邊，探手去摸蘇明月的額頭。

果然，觸手一片滾燙。

「娘娘！」白茶一臉擔心，娘娘應該是昨天夜裡穿了浸水的衣物，又在火場裡奔走過，冷熱交替之下風寒入體了。

此時此境，娘娘病倒可是大大不妙啊。

白茶跌跌撞撞起身往外跑，找了一個銅盆，從冷宮的井裡打了水端回去，擰了帕子幫高燒不退的主子降溫，心中不住地向滿天神佛禱告。

千萬不要再出意外，娘娘好不容易才活過來的，千萬不能再出事了……

白茶不吃不喝地守了一天一夜，可蘇明月的病情反反覆覆，始終沒有退燒，這讓她慌了心神，眼淚如斷線的珍珠般落個不停。

一直到第三天早上，蘇明月的高熱才終於徹底退去，白茶再三確認之後，一下就癱倒在地。

太好了，娘娘退燒了！

重華宮的一場大火燒得前朝後宮都不得安寧。

因為經查明，值守重華宮的侍衛宮人屍體均沒有掙扎或逃跑的跡象，懷疑是先被迷昏，賊人再放火燒宮，而皇后鳳棺在大火中灰飛煙滅，只找到了部分隨身釵環飾物，令龍兆天大怒。

他臉色陰沉地盯著跪伏在地的禁軍統領吳奉成，「衣物首飾尚有殘骸可尋，皇后卻屍骨無存，你覺得朕會信嗎？」

「臣罪該萬死，可現場確實沒有皇后娘娘的屍骨殘骸。」

「遇害的侍衛宮人可都已確認身分？」

「除了幾個失蹤的，其餘屍體都已經確認身分。」

「其中可有白茶？」說到這個名字的時候，龍兆天用力攥緊了拳頭。

禁軍統領垂首，不敢稍抬，「沒有。」

「繼續搜，生要見人，死要見屍。」

「是。」

大約一個時辰後，吳奉成再次出現在乾元殿，身邊還帶了一個人—白茶。

「白茶，妳是怎麼自大火中逃生的？」

白茶整個人的情況看上去並不太好，神情萎靡，精神不濟，聲音都顯得有幾分虛弱，「回陛下，婢子當夜在娘娘靈前守祭，莫名其妙便睡了過去。待婢子醒來時已不在重華宮內，也才知道宮中大火燒了娘娘的鳳棺……」說著說著，她眼淚成串落到了地面上，泣不成聲。

「讓太醫幫她診治，下去吧。」

「是，婢子告退。」白茶抹掉眼淚，垂首退了幾步，突又搶上幾步，跪倒哀求，

「皇上！這把火燒得古怪，請陛下詳查，還娘娘一個公道！」

龍兆天的神情黯了黯，揮手道：「妳先下去休息，此事朕自有定奪。」

「是。」白茶低眉退了出去。

龍兆天坐在龍椅中，伸手捏了捏眉心。

皇后身死，卻連她的屍體都不肯放過，究竟是什麼人這樣喪心病狂？

是程止瀚嗎？他不想將她的屍體留給自己？

不，那人沒這個膽子，也沒這個能力。

龍兆天用力攥緊了拳頭。

中官小心翼翼地從殿外走入，低聲叫了聲，「皇上。」

「什麼事，說吧。」龍兆天鬆開攥緊的拳頭，聲音略有一絲疲憊。

中官的頭垂得更低，「翠羽宮來報，和靜公主歿了。」

殿內有好一會兒死一般的沉默。

中官只覺得冷汗濕背，大氣也不敢出一聲。

「厚葬。」

終於，龍兆天開再次開口。

「是。」中官快步退出宮殿。

乾元殿內又只剩下了龍兆天一個人，他緊緊地抿住唇，眼神冷冽。

此事乃韓昭儀所為？真當他是個傻瓜嗎？

之前皇后與和靜一起中毒，皇后死了，和靜卻保住了一命，他可不信一般成年人的身子會比幼兒還虛弱。

連親生女兒都能下手，他的貴妃可真是心狠手辣啊。

只是貴妃有恨到將皇后挫骨揚灰的地步嗎？她們又是幾時結的仇？

明明皇后跟貴妃的交集一向不多，對於貴妃，皇后甚至一直是聽之任之的，完全地放任……

要知道答案，或許，他該親自去問一問貴妃。

龍兆天起身，緩緩走到了殿門口，道：「擺駕翠羽宮。」接著坐上了早已備好的轎輦。

「擺駕翠羽宮。」中官尖細的嗓音在殿前響起，服侍的侍衛、宮人相繼跟上。

翠羽宮住的是貴妃柳氏，當朝太傅的女兒。

龍兆天今年二十有二，登基不過三年，於天佑元年迎娶比他小兩歲的蘇氏，而柳氏與他同年，十七歲時便入了東宮，龍兆天登基為帝時被封為妃，在生下了皇長女後晉升為貴妃，可說是榮寵非常。

但此時的翠羽宮內卻是氣氛哀淒，嬌美的柳貴妃哭成了淚人兒。

為了日後，她狠心犧牲了女兒，可畢竟是自己懷胎十月誕下的孩子，心如何能不痛？

「皇上駕到。」

「皇上，媛兒去了……」柳貴妃哀哀切切地出來接駕，一見到龍兆天就撲到他懷中尋求安慰。

「愛妃節哀。」龍兆天輕聲細語地安撫她。

「皇上，臣妾……」柳貴妃哀泣一聲，暈倒在龍兆天懷中。

龍兆天垂眸看著懷中纖纖弱質的女子，嘴角冷冷地輕扯，總是這樣適時適地的嬌

弱，她真的覺得自己演得毫無破綻嗎？

已經什麼都不用問了，他的女兒沒了，她的母妃傷心之餘卻仍打著別的主意，真相昭然若揭。

重華宮的那把火，柳貴妃只怕脫不了干係。

第2章

蘇明月醒來的時候，聽到的是一陣鳥雀的鳴叫，映入眼簾的是一片青色的帳幔。這是哪裡？她不是在冷宮嗎？這裡明顯不是冷宮啊。

蘇明月的眼珠子轉了轉，將手背貼到了額頭，體溫很正常。

她知道自己生病了，可是眼皮沉重得根本無法睜開，恍恍惚惚間感覺似乎被人用車推了很長一段路，再然後便是一片黑暗了。

透過床幔灑落的光線，讓她知道現在是白天，具體是什麼時辰卻不太好說。

就在蘇明月想東想西的時候，房間的門被打開了，一個老婦人走了進來。

當她掀開床幔，看到蘇明月醒了，臉上立刻帶了笑，「姑娘醒了啊，正好趁熱把藥喝了。」

她將床幔掛起，順勢坐在床邊，伸手將醒來的蘇明月扶坐起來，然後又從床邊的小凳上端起剛剛擺在那的一碗藥送到她嘴邊。

藥還未入口，蘇明月已經感覺到了滿嘴的苦澀，中藥什麼的實在好苦，不過良藥苦口，再苦都要喝下去，於是她咬著牙，很快將藥喝完。

老婦人將空碗收走，笑著對她說道：「醒了就不要緊了，這都七、八天了，餘毒總算是排清了。」

「餘毒？」

老婦人點頭，「是呀，姑娘風寒入體，引起身上的餘毒發作，這才一直昏迷不醒。」蘇明月無言，差點兒忘了蘇皇后是中毒死的，她借用了人家的身體，自然是帶著餘毒的。

「老人家怎麼稱呼？」她問。

老婦人笑笑，道：「老身夫家姓王，姑娘叫我一聲王大娘就行。」

「王大娘，」蘇明月從善如流，「我想問一下，不知道是誰送我過來的？」

「我也不太清楚，那人給了我足夠的銀錢，又留下藥方，讓我按方抓藥，按時熬給你喝，別的也沒交代。」王大娘道。

「那人後來還有來過嗎？」蘇明月又問。

「來了一次，又留了些銀錢跟一個包袱給姑娘，說如果姑娘醒來要離開的話，就讓我幫忙準備路上吃喝的行囊。」

蘇明月沉默了片刻，然後笑了下，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

是白茶還是常冬？應該是常冬，他身為侍衛，出入宮門是比宮人方便的。

他留下的話的意思是她自由了，她這樣理解沒錯吧？

病好之後，她要去哪裡呢？

蘇明月突然有些茫然。

雖然之前是有想過隨便找個地方隱姓埋名過日子，但是在這個陌生的世界裡，她

又要去何方呢？

算了，還是先把身體養好再說吧。

蘇明月並沒有糾結太久，就決定順其自然。

現在有一件必須要優先處理的事。

她病了這些日子，住的屋子，身下鋪的，身上蓋的，渾身上下都是一股濃重又揮之不去的藥味，完美詮釋了她久病臥床的現實。

如今她既然醒過來，也能夠下地了，就必須晾曬被褥，打開門窗通風，再有就是洗澡、換衣物。

雖然王大娘並不贊同她沐浴，但到底還是沒能拗過她。

洗漱好後，王大娘給她端來了飯。

自從穿過來，蘇明月一直就沒機會好好吃上一頓飯，估計滿肚子全是灌下去的藥水，所以即使王大娘端來的午飯只是略顯濃稠的白粥，對她來說也堪比珍饈佳餚，吃得十分香甜。

能好好吃一頓飯真是太不容易了，粗略算一算，從她來到這個世界後竟然差不多有小半個月的時間了，想想就全是淚。

她這過的是什麼日子啊……

看她吃得香，王大娘頗感欣慰，這些日子因她昏迷不醒，平時除了餵藥外就只能餵食一些流食，勉強維持著她的體能，現在她可以自己進食，自然就能補充更多營養，讓身體早日完全康復。

因為長久沒有好好進食，雖然蘇明月很想多吃些，但也只能強制自己在兩碗之後放下筷子，不然身體會受不了。

見外面陽光正好，蘇明月便坐在簷下背風處一張竹椅上曬太陽，沒多久就舒服得昏昏欲睡。

就在這時，她一個激靈，猛地睜開了眼睛。

不對！

她不能在這兒待太久，常冬應該也是希望她離開才會交代王大娘那些話，甚至為她備好了銀錢跟包袱，宮裡一定又出什麼事了，可能還跟這具身體的原主有牽扯。

「王大娘。」蘇明月扭頭喊人。

「姑娘，怎麼了？」聽到呼喚的王大娘從屋中走了出來。

蘇明月極力鎮定，讓自己看起來若無其事，「那人留給我的銀錢和包袱在哪裡？」

王大娘在圍裙上擦了擦手，道：「東西在我屋裡，姑娘跟我進來看吧。」

「嗯。」

兩個人進了屋，王大娘從箱籠中翻出一只布包遞給她。

蘇明月也沒回避，直接放到桌上打開。

包袱裡面有兩只放了銀錢的布包，拿在手裡掂一掂，相當有分量。除此之外還有官防路引、身分憑信，以及幾套換洗衣物，質料普通，式樣簡單，還分了男女，常冬考慮得不可謂不周到。

對此，蘇明月忍不住在心裡給了他好多讚。

「王大娘，我的病也好得差不多了，該走了。」清點完東西，蘇明月正式向王大娘提出辭行，雖然她心裡也清楚自己還需要好好將養，可是她如今身分特殊，處境微妙，沒辦法啊。

王大娘愣了一下，倒沒多想，只是不免有些擔心，「可姑娘才醒，真的不要緊嗎？」蘇明月微笑，「不要緊的，我人都醒了問題就不大了，而且也真的是有事要辦，不好再多做耽擱了。」

王大娘略有遲疑，到底還是將自己的想法說了出來，「姑娘，恕老婆子多嘴，姑娘才醒，就算再急也等上一兩日，確定身體狀態適合上路再離開也不晚。」

蘇明月認真想了一下，最後點了點頭，「大娘說得有理，那我就再多叨擾兩日。」

「姑娘客氣了。」

蘇明月摸出一塊碎銀遞過去，「這些日子給大娘添麻煩了，小小心意，不成敬意，請收下。」

王大娘急忙雙手推拒，面有惶恐，「不用不用，那位公子已經給過兩次銀錢了，再要就顯得我老太婆太過貪心了。」

見對方執意不收，蘇明月也不再勉強，道：「我如果要離開的話，車馬行囊也都需要再做些準備，一切就麻煩大娘替我操持一下了。」

「這個沒問題，妳去歇著吧，我忙完廚房的活兒，一會兒就出去幫妳聯繫車馬。」

「謝謝大娘。」

「不用客氣。」王大娘起身往廚房去了。

蘇明月將包袱放回自己的房間，然後又坐回了簷下的竹椅，趁著這段時間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。

離開京城是必要的，但離開之後呢？真的可以放心地過平常百姓的日子嗎？

恐怕未必吧，至少短時間內不太可能，除非宮中的事情告一段落，一應事件都有能令皇帝滿意的答案。

皇帝會滿意嗎？

龍兆天一點兒都不滿意！

半個月的時間轉眼過去，他最想知道的事卻毫無進展。

幾名失蹤的侍衛宮人接連尋獲，雖然都變成了屍體，但這也在龍兆天的預料之中，想來或許是迷藥下得不夠重，有些人提早醒來，為了不讓他們呼救，便先把人給帶走滅口。

可皇后的遺體卻始終不見，竟然就這樣在大火中離奇失蹤了！

簡直荒謬！屍體又不是活人，就是大活人也不可能悄無聲息地在皇宮大內不見……等等，大活人？

龍兆天驀地停下了踱步的腳，眼神驚疑不定，雙手不自覺用力握緊。

會有可能嗎，皇后沒死？！

如果皇后真的沒死，那太醫院的那幫混蛋就真的該死了，龍兆天的臉色瞬間黑沉。將沒死的皇后說成死了，裝殮入棺，這是要活埋她嗎？還有重華宮的那把火，是不是就是預防萬一的補刀？

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！

在他的宮中、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設計謀害他的皇后，這是不把他這個皇帝放在眼裡，大逆不道了！

他們真當他是泥塑紙糊的嗎？

「來人。」龍兆天的聲音中挾帶著雷霆萬鈞的怒火，聽到的侍衛宮人都不禁打了個寒顫。「擺駕撫遠伯府。」

御駕浩浩蕩蕩地出了宮門，來到位於京城西邊的撫遠伯府。

程止瀚走進父親書房的時候，那裡已經站著一道玄色身影。

「臣，程止瀚叩見皇上。」

龍兆天只是繼續面窗負手而立，並沒有讓他起身。

程止瀚也沒有再出聲，安靜地跪在地上。

書房內的兩個人一站一跪，彷彿對峙般靜默無聲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久到程止瀚的膝蓋都麻木了，他才聽到那個人開了口，聲音陰沉，似乎竭力在壓抑著什麼，「皇后的遺體不見了，是你派人取走了嗎？」

程止瀚霍然抬頭，而龍兆天也在此時轉身，兩人的目光瞬間對上。

龍兆天眼眸深沉若海，所有的驚濤駭浪都掩藏在平靜的水面之下。

程止瀚一臉憤怒，朝他低聲嘶吼道：「生，你不能護她周全；死，你連她的遺體都保不住。既然如此，你當初為什麼要從我手裡搶走她，為什麼！」

龍兆天定定地看了他半晌，然後平靜地開口道：「這是朕的失察，朕不回避，朕只想問你一句話。」

程止瀚依舊朝他怒目而視，雙手用力摑在地磚上，控制著自己不要朝眼前這個人撲過去。

他不能，有太多的東西束縛著他，如同當年他只能選擇放手一般。

他至今仍記得明月那摻雜著失望與絕望的目光，那讓他知道，從那一刻起他就失去了她，永遠的。

「重華宮的失火，皇后的遺體，你可有插手？」

程止瀚搖頭，神情漸漸變得沮喪頹廢，「她是皇后，死後也該享有應得的尊榮，臣不敢有不敬之念。」一字一字，彷彿鈍刀割肉，卻只能生生受著，這是他的報應。

龍兆天緩緩在書案後的椅子上坐下，輕輕地吁了口氣，不是他想的那樣就好，「朕懷疑她未死。」

程止瀚渾身一顫，失聲驚呼，「陛下？！」這怎麼可能？如果她未死，怎麼會裝殮入棺？

龍兆天擺擺手，繼續道：「朕只是懷疑，遺體不翼而飛，搜遍火場找不到半點兒殘破的骸骨。而且，重華宮這場火太過蹊蹺，朕懷疑當日皇后可能只是因為藥物進入假死狀態，這把火是想毀屍滅跡，又或者有人劫持皇后，欲謀不軌。」這些都只是他的猜測，或者說是希望。

程止瀚咬著牙道：「皇上可有懷疑對象？」

「有。」龍兆天肯定地回答。

「是誰？」

「朕已經有所安排。」

程止瀚沒有再問。

突然，龍兆天面露苦澀，自言自語似地道：「朕希望她沒死，可朕也清楚這個可能性很小很小，畢竟皇后之死經過重重確認……」或許一切真的只是他的妄想，哪有人能真的死而復生。

重華宮的那把火應該只是背後之人對皇后最後的宣洩，而皇后遺體失蹤或許只是個意外，或許是仵作搞混了屍身……

總之，皇后還活著的可能性真的是微乎其微，但無論如何，害死皇后、放火燒屍的幕後黑手他絕不會放過，無論對方是誰！

程止瀚全程跪在地上，一直到聖駕離去，他都沒有起身挽救自己的膝蓋，因為他現在整個人都有些恍惚。

明月沒死該多好，時間能夠倒回該多好，可他知道那都不可能。

明月，他的表妹是真的死了，皇上現在不過是在給他、給自己一個虛無的念想罷了。

同時他也知道，皇后的遺體成了壓垮皇上的最後一根稻草。

在只剩下他一個人的書房，程止瀚突然發出一聲嗤笑。

跟當今天子作對、挑釁皇權，還能有什麼好結局嗎？

他覺得他已經可以替幕後黑手提前敲響喪鐘了。

銀色的月光鋪滿了宮院，秋夜的月色如水，月華滿地，四下一片安靜，偌大的宮院彷彿空無一人。

就在這靜寂的午夜時分，一條身影出現在翠羽宮的門口，緩緩地一步一步朝內走來。

此時的翠羽宮好似一個對人完全不設防的孩子，毫無心機地敞開了懷抱。

柳貴妃的寢殿大門虛掩著，這是為了方便值守的宮女、中官聽候傳喚。

來人就這樣一路暢行無阻地走進了寢殿、進了內殿。

「貴妃娘娘。」

輕輕的、虛無飄渺的一聲低喚，透著幾分詭異飄忽，讓床上淺眠的柳貴妃一下驚醒，霍地起身坐起。

「誰？」聲音中不自覺透出幾分驚懼。

這些日子她一直睡得不好，女兒蒼白痛苦的小臉總是閃現在她的眼前、夢中，讓她飽受折磨。

她不想犧牲女兒，是沒辦法才會出此下策，沒想到皇后與女兒一起中毒，皇后直接喪命，女兒卻奇跡似的留了一線生機，這不合理，所以反應過來後她及時補救讓女兒不治身亡了，可親手害死自己的親生女兒，她內心有愧，不自覺間便落了心病。

她的女兒是那麼乖巧孝順的孩子，可她卻為了未來捨棄了她……

「貴妃娘娘還記得重華宮的那一場火嗎？」

層層紗幔後的那個身影看起來有些模糊，聲音在這空曠的大殿裡也顯得分外的冰冷。

柳貴妃揪緊了身上的被子，心中驚懼非常，那把火是她心底深處最大的恐慌，她太想抹滅蘇氏在這世上的存在了，因此犯下了不可饒恕的低級錯誤，現在她已經明白她太衝動了。

雖然她自認事情處理得還算完善，可是真的完善嗎？現在她不確定了。

「妳是誰？」

柳貴妃聽到了一聲輕笑，輕輕的，彷彿還夾帶了一絲嘲諷，「婢子是白茶啊。」

「白茶！妳不是死了嗎？」柳貴妃脫口驚呼。

重華宮主殿燒得一乾二淨，在靈前值守的白茶喝下摻了迷藥的湯水，不可能活下來……

難道說，是鬼？

這麼一想，柳貴妃猶如置身冰窟，整個人都顫抖起來，上下牙關輕顫，發出「咯咯咯」的聲響。

「妳……妳……」她到底說不出更多的字眼，恐懼到了骨子裡。

她都可以重生再來，有鬼又有什麼不可能的？

「我們皇后娘娘讓我轉告貴妃娘娘一句話。」

柳貴妃的頭髮都要炸起來了，蘇氏有話要跟她說？

白茶繼續往下說：「謝謝貴妃娘娘的那把火，讓一切都燒得乾乾淨淨，她沒有什麼好留戀的了。」

「皇后走了？」柳貴妃戰戰兢兢地出聲。

白茶的口氣顯得十分輕鬆，「是的，我家娘娘投胎轉世去了，可婢子不甘心啊！」

說到這裡她語氣驟轉，聲音變得尖厲，「貴妃娘娘知道被火活活燒死的感覺嗎？」

動都動不了，皮膚血肉都在大火中逐漸焦黑——」

「不要說了……不要說了！」柳貴妃捂著耳朵尖叫。

她好不容易重生回來，當然要想方設法讓未來可能害到自己的人不要出現，掃清一切障礙，她沒有錯。

蘇氏本來就死得早，區別只是這次她沒來得及生下太子罷了，蘇氏不喜歡皇宮，前一世年紀輕輕便抑鬱而終，她送蘇氏早點離世是做了好事，是好事……

柳貴妃拚命地在心裡替自己的行為做解釋，內心深處卻仍是心虛的，畢竟蘇氏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對不起她，但她千不該萬不該生了太子，讓太子在未來登基時賜死她，她不甘心！

「我沒有錯，我沒有錯，不能讓太子出世，我不想死……」柳貴妃嘴裡喃喃自語地反覆念叨著。

「太子？」

一道低沉清冷的嗓音突兀地響起，瞬間驚回了柳貴妃的心神，她惶恐不安地睜眼四處張望。

一道又一道的紗幔被掀開，一身玄龍常服的龍兆天走到了柳貴妃的床前，他的臉色非常平靜，可目光卻似兩把刀般直直地剜在柳貴妃的心頭。

「愛妃，妳是不是應該同朕好好說一說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」他讓白茶來現個身，果真套出了柳氏的話。

柳貴妃有片刻的怔忡，而後猛地清醒過來，意識到了什麼，狼狽地從床上跌下地，驚慌失措地喊道：「陛下……」

「朕等著愛妃的回答呢，從哪裡說起呢，從朕的和靜公主還是太子開始？」

「臣妾……臣妾……」柳貴妃支支吾吾。

龍兆天微微俯身看著她，緩緩勾起嘴角，目光卻冷如寒冰，「說吧，朕有的是時間聽妳慢慢說，也有的是手段讓妳說。」

在他這樣的目光注視下，柳貴妃心神更加慌亂，整個人不自覺地瑟瑟發抖起來。這種看穿一切，冷酷殘忍的目光讓她害怕，讓她惶恐，讓她不知所措。

龍兆天往旁邊的椅子上一坐，說了一句：「說吧。」

知道沒法再隱瞞，柳貴妃終於妥協，「皇上可能不相信，可是臣妾真的沒有說謊，臣妾……」

空寂的大殿裡只剩下柳貴妃時斷時續的講述聲音。

將埋藏在心中十幾年的祕密一股腦吐出後，她整個人脫力似的癱在地上。

一切如果只是一場夢該多好，可那不是夢，被那夢魘一般的經歷折磨，讓她無時無刻不想擺脫那悲慘的結局。

為了那個目的，她不得不做許多事，就算是錯的，她也要去做。

內殿裡一片死寂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龍兆天才發出一聲不帶笑意的輕笑，語氣聽起來漫不經心，「原來如此，所以，妳不但害死了朕的皇后，連朕未來的太子都害死了，柳氏，妳真是做的好啊。」

柳貴妃身子顫了一下，她從他的話裡聽出了殺氣，這個前世今生同床共枕多年的男人，她重生之後曾一度對他捉摸不透，總覺得他有時看自己的目光特別難以捉摸。

不過，這種情況並不太多，曾經她覺得是自己的錯覺，現在事實證明並不是她多想。

「皇上，臣妾也不想的，臣妾也是不得已……」

龍兆天一腳將她踹開，冷冷勾起唇線，「不想？如果妳真的不想重蹈覆轍，今生就該離朕遠遠的，離皇宮遠遠的，可朕卻記得當年妳是如何千方百計爬上朕的床，這只說明妳對權勢富貴過於貪戀，別在這兒跟朕說什麼情非得已，朕噁心。」

「朕以前不明白，妳為什麼那麼熱衷替程止瀚牽線搭橋，現在朕懂了，妳在離間皇后和朕的感情。」

「陛下……」柳貴妃無法狡辯，她確實存心不良，一心撮合蘇氏跟她的表哥，無非是想斬斷她入宮的可能。可惜，蘇氏雖然沒按前世那樣先做太子妃後當皇后，卻是直接以皇后之禮迎進宮門的。

「柳氏妳可真行啊，」龍兆天傾身，伸手捏住了她的下巴，「朕當真是小看了妳。」

柳貴妃被動地仰起下巴，卻無法開口說話。

「妳別怕，朕不會殺妳，」龍兆天輕輕地說，就彷彿情人間的低語，「朕會讓妳生不如死。」

說完，他一把像用什麼髒東西一般甩開了柳氏，起身站直，一路走出翠羽宮，在門口腳步略微停頓，「從今日起，不許任何閒雜人等靠近翠羽宮半步。」

無聲無息出現的幾名侍衛，低聲領命。

站在翠羽宮外，龍兆天抬頭看了看天上的半彎明月，淡淡地吩咐，「擺駕鳳儀宮。」

「是。」

鳳儀宮是皇后的寢宮，自從皇后崩駕，鳳儀宮就變得十分冷清。

不，應該說皇后還活著的時候鳳儀宮大多時候也是寂寥的，她對身邊的一切都漠不關心，除了做一些皇后分內的事情，其他一概不理睬，常常一個人坐在殿內臨窗一角的美人榻上，怔怔地出神。

現在，龍兆天坐在皇后生前喜歡坐的地方，看著她生前看的景色。

這一片景色其實真沒什麼好看的，只是一片草地，她沒有讓人種什麼花木，只是簡單灑了草種，入宮兩年，她終日都看著這片草地。

皇后的心裡其實也和這片草地一般，是一片荒蕪吧？龍兆天緩緩閉上了眼，伸手蓋在眼皮之上。

柳氏說的話他並不懷疑，只是死後重生這樣的事太過匪夷所思。

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，柳氏害死了皇后，更害死了他的太子……那個賤人死不足惜，他絕不會讓她輕易死去，那太便宜她了！

突然，不知想到了什麼，龍兆天一骨碌從榻上坐直，表情驚疑不定。

大火之後皇后屍骨無存，會不會……會嗎？

為什麼不會？

柳氏能夠重生，為什麼皇后不會？如果他的太子命中註定是皇后所生，那為什麼皇后不可能活著？

龍兆天的嘴角一點點上揚，是呀，為什麼不可能？

會不會白茶一開始就對他說了謊？她根本就知道是誰救了她。

如果重華宮起火當日，殿裡只有白茶和躺在棺材裡的皇后，那麼除了皇后，還有誰會費力將昏迷的白茶救出著火的大殿？

白茶自幼便服侍在皇后身邊，也是她唯一從蘇府帶入宮中的陪嫁侍女，說是她在這宮裡最貼心的人也不為過，她會救白茶，龍兆天一點兒都不會覺得奇怪。

可若真是皇后，她是怎麼活過來的？

這時有人從外面走入，在離龍兆天數步遠的地方單膝跪下。

「皇上。」

龍兆天只是淡漠地吐了一個字出來，「說。」

「白茶去了重華宮舊址祭拜。」

「去祭拜了？」龍兆天按了按額頭。

「是。」

「還有什麼？」

「有一個男人出現。」

「男人？」

「是一個侍衛。」

「人呢？」

「已經帶來了。」

龍兆天微微正了正身子，略有些疲憊地道：「帶過來我親自問。」

「是。」

很快，一身白衣素服的白茶和常冬便跪到了龍兆天的腳下。

「婢子白茶見過皇上。」

「卑職常冬見過皇上。」

「常冬，」龍兆天右肘撐在半曲起的腿上，姿態有些慵懶，「你去重華宮做什麼？抬起頭來回話。」

常冬神色略顯惶恐地道：「卑職因為擔心白姑娘，所以就跟了過去。」

「擔心？」龍兆天的尾音略揚。

常冬道：「是。」

龍兆天歪頭看他，「白茶是你救的？」

常冬直接以頭叩地，「是卑職。」

龍兆天狀似漫不經心地道：「你當日為什麼出現在重華宮救了白茶？」

常冬伏地道：「回皇上，卑職愛慕白姑娘，皇后娘娘崩駕後，白姑娘一直替娘娘守靈，卑職不當值的時候會偷偷去陪著她。當日卑職無意中看到賊人縱火，在他們離開後衝入火場救出了白姑娘，但因為怕幕後之人再有動作，未敢聲張。」

龍兆天定定地看了伏在地上的常冬一會兒，又看向白茶，開口道：「白茶，妳可喜歡他？」

白茶目不斜視地道：「婢子一心只想陪著娘娘，娘娘活著，婢子伺候她，現在娘娘不在了，婢子想去給娘娘守陵。」

龍兆天無意義地笑了下，道：「守陵就不必了，朕相信如果皇后活著，一定也希望看到妳有個好歸宿，既然常冬對妳有心，朕今天便做個月老，成全了他，你們一起出宮去吧。」

白茶一臉驚訝，「皇上？」

常冬也忍不住抬起頭來，臉上是驚喜交加的神情，「卑職叩謝皇上恩典。」

龍兆天擺了下手，道：「白茶，跟常冬出宮去吧，這恐怕是朕能替皇后做的最後一件事了。」

白茶垂下了頭，低聲應了一聲，「婢子遵旨。」

「下去吧。」

「是，婢子告退。」

「卑職告退。」

看著兩個人退出去的方向，龍兆天目光深邃。

第3章

計畫趕不上變化，人生總有太多的不可預料，原本想儘早離開京城的蘇明月因醒來當夜再次發燒而延宕了行程。

這一病，便纏綿病榻十天有餘，她都禁不住要懷疑是不是原主中毒身亡後導致人體免疫機能崩潰，而穿越大神也沒給她修正什麼，於是就讓她這個接替者變成了弱不禁風的林妹妹。

但如果弱不禁風的林妹妹卻有著一身可怕的怪力，那可真是一件極恐怖又極不協調的事情。

前些時日，蘇明月一直處於饑餓、半饑餓或者直接就是昏迷狀態，沒發現身體有什麼異樣，直到今天她不小心用力扶了一下床欄想自己坐起來，就聽「喀嚓」一聲，床欄碎了。

蘇明月當即目瞪口呆，怔怔地盯著自己的手看了半晌。

為了證明那是意外，她又用屋裡的一個凳子做了小小的試驗，結果凳子在她的用力拍擊之下頃刻散了架。

面對著四分五裂的凳子，蘇明月發了好一會兒呆，然後抬手捂眼，不忍目睹。

蒼天啊，大地啊，為什麼她會變成大力女怪人？

這個時候，她回想起剛穿來的那一夜，拖拽白茶逃生的經歷。

死去數日的人腹內空空，身體僵硬靈活度下降，原本體能應該無法正常發揮，但她成功帶著白茶逃離了火場，本以為是腎上腺素爆發，原來根本就不是這樣……

蘇明月覺得自己的心也跟著那碎掉的床欄一起碎掉了，如果她不能很好的控制這一身怪力，不知要給她造成多大的經濟負擔，要知道，她現在可是坐吃山空的人啊……人生簡直不能更悲劇。

到底什麼仇什麼怨才讓穿越大神如此「眷顧」她，她真的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原因。

王大娘進來送水的時候看到了怔愣呆立的人，然後又發現了四分五裂的凳子和破碎的床欄。

「哎呀，家具年久失修，讓姑娘受驚了。」她滿是歉意的說，立刻來收拾善後。蘇明月內心糾結，心虛的說不出話。

最後，她可恥地逃避了責任，決定走時多放兩塊碎銀當賠禮，承認自己是暴力女什麼的絕對不要。

她坐到一邊喝水，看都不敢往那邊看一眼。

「姑娘今天氣色好多了。」

「嗯。」蘇明月話搭得有些心不在焉。

「姑娘也別想太多，生病總有好的時候。大夫也說了，姑娘要安心靜養，就算有天大的事要姑娘去做，養不好身體也是沒用的。」王大娘習慣性念叨。

蘇明月又何嘗不明白這個道理，問題是她現在的身分和處境有些微妙，不得不謹慎。

其實，醒來這些日子她一直很想打聽一件事，思來想去卻又覺得冒然相問可能會

引人疑竇，故而一忍再忍。

她想問皇后下葬了嗎？

如果下葬了，那代表安全過關，宮裡的事了了，甭管是怎麼了的，總之跟她是再沒什麼關係，她徹底自由了。

按書裡寫的，皇帝對那位寵妃可謂是真愛，全心全意相信她，她就算指鹿為馬，皇帝也會笑著點頭。

如今皇后死了，屍骨又被一把大火燒了個乾淨，皇帝理應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隨便抓個替罪羊就行，趕緊把人埋了，接著立刻把真愛小老婆扶正，就算不能扶正，也要拿皇后當個擋箭牌，表示自己對皇后情深意重，再不立后，不許有人壓在真愛小老婆頭上，從此就只羨鴛鴦不羨仙了。

蘇明月用力按了按額頭，又忍不住跑題了，現在是認真思考問題的時候，思想不能太自由奔放。

貴妃娘娘已經找好了替罪羊，雖然她穿來以後多了那場火災，但事情應該不會再另起波折了，不過看書時她明明記得皇后是風光大葬的，怎麼會突然冒出一個所謂的「意外」？

唉，她果然腦容量太小，不適合想太複雜的東西，頭都有些暈。

蘇明月忍不住伸手掩口打了一個呵欠，她又睏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吃藥的關係，她最近一直昏昏沉沉的，一天倒有大半天時間都在睡。

王大娘簡單將床欄加固了一下，重新收拾好了床褥，轉頭正好看到蘇明月打呵欠打得雙眼泛淚，不由失笑，「姑娘快上床躺著吧。」

「哦，麻煩大娘了。」

「沒事，快歇著，大夫說了，妳的病要注意休養。」王大娘忍不住老調重彈。

「嗯。」蘇明月重新躺回去，越發覺得眼皮沉重。

見她睡去，王大娘小心替她掖好被角，放下床幔，輕手輕腳離開了屋子，在門口站了站，輕輕歎了口氣，朝屋子看了眼，這姑娘也是多災多難，整個人因為生病十分顏色減了差不多五分，消瘦的臉頰讓她的眼睛顯得越發的大，看上去弱不禁風。

不過即使生病削減了她的姿色，依然有種別樣的美，這樣的一個姑娘，肯定是有故事的，只不過她不好探問罷了，但願她快點兒好起來吧。王大娘對著房門笑了笑，轉身走開了。

爐上還熬著粥，她得去看著點，順便也得把藥煎上，飯後就是吃藥的時間了。

屋內已經陷入睡眠的蘇明月，在昏昏沉沉間似乎又回到了那炙熱的火場中，全身燥熱，在火舌燎上身的瞬間，她猛地睜開了眼，伸手抹了把額頭，滿手濕漉漉的。

蘇明月無聲苦笑，竟然作惡夢，嚇死她了。

她睡了多久？

撩開帳子朝外看了一眼，天似乎已經暗下來，應該是有一會兒了，可她分明覺得只是很短的時間啊。

出了一身汗，她覺得身體輕快了許多，雖然此時身上汗津津的很不舒服，但她知

道這個時候還不能掀被起身下床，要耐心等身上的汗自然落下去。

好不容易等汗全部落了下去，蘇明月揚聲叫人。

很快，王大娘就進了屋子，聽她說了情況後，另拿了一床被褥給她換，一邊欣喜地說道：「這可好了，大夫說了，只消狠狠出一場汗，把內熱排出，就要大好了，藥量也能開始減少。」

蘇明月含蓄地笑，沒說什麼。

「姑娘想必也餓了，我馬上去端飯過來，很快的。」

「哦。」叨擾得久了，蘇明月也不好時時道謝，那反而顯得太過見外。

飯很快端來，依舊是養生清淡的菜色，吃得蘇明月嘴裡簡直快要淡出鳥，卻無可奈何。

病人就得有病人的覺悟，吃藥的人有許多要忌口的，想早日吃好喝好，那就得努力把病養好，否則，王大娘估計會一直讓她吃粥。

這吃藥吃粥都快吃一個月了，也是太難熬了。

蘇明月一邊想，一邊努力消滅兩碗粥，然後等著接著要來的那碗藥。

唉，還沒看到藥，她的嘴裡已經先行泛起了苦意，真是條件反射啊……無奈！

高高的古城牆，上面還刻著歲月的痕跡。

城門口人流往來不息，守衛小兵手拿長矛站在門洞兩側，堅守崗位不動搖。

竟然沒有看到古裝電視劇裡守衛官兵欺壓良善百姓的場景，蘇明月不免有些失望。

這裡似乎是架空朝代，這年頭作者都懶得跟考據黨較真，紛紛走起了架空流，也算是一種潮流。

雖然在書裡皇帝跟寵妃各種談情說愛不務正業，但似乎朝廷還挺政通人和，不是只愛美人不愛江山的昏君風，人家這是愛江山更愛美人。

蘇皇后那個大悲劇，簡直就是為了襯托皇帝和寵妃的愛情多麼偉大而存在的背景板，父兄在邊關鎮守，餐風露宿，刀槍飲血，而她則早早掛掉，讓人家寵妃跟狗皇帝各種無節操秀恩愛，也是絕了。

蘇明月輕輕放下了挑起的車簾，向後靠在車廂壁上，微微闔上了眼，她的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，可是卻收到了常冬讓人輾轉傳來的消息，所以她只能倉促成行了。想想離開時王大娘給她準備的大包小包，蘇明月唇邊不由泛上了一絲笑，真是個善良純樸的老人家。

馬車過了城門，晃晃悠悠地踏上了官道，達達的馬蹄聲有節奏地傳入耳中，蘇明月思緒不禁有一點兒飄。

「姑娘，十里長亭到了。」

車夫憨厚的聲音拉回了蘇明月放飛的心神，她趕緊應了一聲，伸手挑起了車簾。長亭內原本坐著歇息的一對男女看到她，便不約而同起身走出了亭子。

「夫人。」兩個人異口同聲地喊道。

好端端的就被人叫成了已婚婦女，蘇明月頓時臉上三條線，雖然她現在這個身體確實是嫁過人了，可她的內在還是沒嫁人的在室女啊。

車夫領了工錢，轉身離開，照先前的約定，將馬車留給了他們。

白茶進了車廂，常冬坐到了車夫的位置。

馬鞭一甩，馬車繼續向前。

白茶看到無精打采靠坐在車廂壁上的蘇明月，心中有些擔憂，湊上前輕聲道：「夫人，還是躺下歇著吧。」

蘇明月也沒有硬撐，順從地躺了下來。

白茶小心仔細地給她蓋好薄被，張口才想說話，就聽蘇明月道：「不要跟我說宮裡的事，我不需要知道。」

白茶於是閉上了嘴。想想也是，現在的主子確實也沒必要知道那些事了，畢竟跟她沒有關係。

蘇明月將手放在胸前交握，繼續道：「等我病好，我們就分道揚鑣。」

「夫人……」

「妳不用多說，我們真的沒必要綁在一起，我自己能生活得很好。」她不是她的主子，她也不必堅持把她當成主子伺候。

白茶抿抿唇，「那夫人何必要跟我們一道離開？」

蘇明月很是理所當然地說：「因為你們找我了啊，而我正好也不想繼續留在京城，所以就答應跟你們一起走了。」王大娘的白粥她真的喝夠了。

白茶頓時無語。

「我有點兒睏，不說了，我睡一會兒。」

然後，蘇明月果然就沒再說話，似乎是真的睡著了。

白茶安安靜靜地坐在一邊守著她。

娘娘的話其實是有道理的，他們待在一起確實會有一定的風險，可她又怎麼能讓娘娘孤身飄泊在外？

皇上突然放她和常冬離宮，剛開始她是警惕的，生怕被皇上察覺了什麼，所以出宮後故意在京城逗留了些時日，並簡單地舉辦了婚禮，做出一副返鄉平凡夫妻的生活樣子。

確定沒有危險後，他們暗地裡偷偷聯繫上給娘娘治病的老大夫，悄悄傳遞了消息，相約今日在城外十里長亭碰面，一起離京。

帶著娘娘一起離開，是白茶能想到的唯一一件事了，這麼長時間，娘娘的身體一直沒有康復，肯定是伺候的人不到位，她不放心娘娘繼續待在那裡養病，她更相信自己。

看著病容憔悴的娘娘，白茶是心疼的，當日為了引開宮裡的注意力，給娘娘爭取出宮救治的時間，她現身去見了皇上，將線索主動遞到皇上手裡，她相信皇上不會放過任何蛛絲馬跡，重華宮的那把火是對皇權的挑釁，是皇上所不能容忍的一就算是柳貴妃也一樣。

白茶在心裡冷笑，無論下場會有多悲慘，那也都是柳貴妃自己爭來的，與人無關。只是……她的目光落在熟睡的人臉上，她家娘娘卻是再也回不來了，將柳貴妃千刀萬剮都無法抵消她的罪孽，她家娘娘明明是那麼的與世無爭，本就活得勉強，

還無端受此殺身之禍。

白茶悄悄歎息一聲，不過娘娘或許也是願意早一點兒解脫的，娘娘活得太苦了。拭去眼角的淚，她仰起頭，用力眨了兩下眼，將淚意眨回去，她應該替娘娘高興才對的，眼前這個人是娘娘，又不是娘娘，可是只要她活著，就相當於娘娘還活著，只要這人活得恣意幸福，她就能對自己說其實娘娘活得很好。

是的，眼前的這個人將會代替她家娘娘好好的、充實的活下去，活出另一個精彩人生來。

「叩叩、叩叩……」有規律的敲門聲不斷響著。

「來了來了，就來了。」王大娘一邊在圍裙上擦乾手上的水漬，一邊往大門口走。大門打開的那一刻，王大娘看著門外的陌生男子愣了一下，然後開口問道：「請問你找誰呀？」

站在門外的吳奉成禮貌地笑了笑，抱拳行了一禮，道：「在下是為尋人而來。」

「尋人？」王大娘訝然。

吳奉成點頭，「是的，聽人說最近一段時間您家裡住了位女子，在下想打聽一下她的情況。」

聞言，王大娘頓時戒備地看著他。

吳奉成又笑下，從懷裡掏出一張紙打開，上面是一個女子的半身像，他將之遞到了王大娘面前。

王大娘一看畫上之人，臉上的驚訝完全沒收住，是那位蘇姑娘，畫者將她畫得維妙維肖，十分傳神。

「看來，老人家認識畫上的人。」吳奉成的心跳加快，但臉上卻是鎮定自若，沒有洩露太多情緒。

王大娘心思轉了一下，點頭承認，「認識，這位姑娘在我家裡住了有一個月，你是她什麼人？」

吳奉成表情恭謹地說：「在下是她的家僕。」

王大娘心裡暗暗吃了一驚，「家僕？」

吳奉成肯定地道：「是的，她是我家夫人，前些日子因家中出了事，夫人孤身流落在外，如今事情處理完畢，我家老爺命我前來尋找夫人。」

一聽，王大娘忍不住歎了口氣，感慨道：「原來是這樣啊，你們也真是，當初也不多派幾個人跟著，當時她就只剩一口氣了，那命可真是撿回來的。病還沒養好呢，又急著上路，小夥子，你來晚了，你家夫人已經離開了。」

吳奉成心裡一咯噔，臉色一變，脫口道：「一口氣？」娘娘當時是這樣的狀況嗎？

「可不是嗎，當時給她看病的老大夫都說救不回來，只能盡人事了，好在她命硬，到底是挺過來了。」

「那老人家可不可以告知給我們家夫人看病的大夫名姓，我要登門道謝。」

「應該的，那老大夫姓張，就住在前街，哦，就是那家『回春堂』的坐堂大夫。」

「謝謝老人家。」吳奉成感謝完了，臨走還留下了二十兩銀子算是答謝，並在王大娘來不及推辭的時候轉身快步離開了。

一個時辰後，吳奉成出現在乾元殿內。

聽完吳奉成的報告，龍兆天沉默了很久。

原來皇后出宮後情形是那般危急，當初因為他無意的縱容，讓柳氏有了謀害她的機會，她的人不肯再讓她留在皇城是能夠理解的。

「大夫說，皇后的病需要安心靜養？」

「回皇上，是的。」

龍兆天又沉吟了片刻，再次開口道：「多久會有起色？」

吳奉成照實回答，「少則三個月，多則半年，這還要看調理得如何，總之娘娘現在的身體狀況很不樂觀。」

「派人跟上去，小心保護皇后，不要暴露身分。」

「臣遵旨。」

「去吧。」

「臣告退。」

乾元殿有好一會兒的寂靜，許久才聽到龍兆天的聲音再次響起，「大海。」

「奴才在。」中官許大海應聲，並且向前走了一步，隨時聽候差遣。

「你說，朕還尋得回皇后嗎？」

許大海帶了絲笑意，小心說道：「皇上，咱們現在不是已經找到娘娘了嗎？」

龍兆天笑了一下，道：「你個滑頭鬼，不過你說的對，已經找到她了，柳氏的事也都搞清楚了，朕可以放心的跟皇后磨，多久都不怕。」他的太子還等著要出生呢。

想到這裡，龍兆天臉上出現了真切的笑容。

這個時候，許大海又小心翼翼地開口，「可是奴才不懂，皇上為什麼不讓人接娘娘回宮呢？外面的大夫哪裡有宮裡的太醫醫術好。」

龍兆天搖了搖頭，「現在皇后那邊具體什麼情況咱們不清楚，還是謹慎一些。而且皇后在宮裡恐怕也不能安心養病，還不如讓她在外面先把身體養好。」

聞言，許大海不說話了，只是在心裡輕輕歎了口氣，這些年皇上也是不容易。

「大海，走，咱們去鳳儀宮。」龍兆天從龍案後起身。

「是。」許大海趕緊跟上。

鳳儀宮內依舊是那樣的清冷安靜，缺少了它的主人，整個宮殿顯得空寂無比。

龍兆天揮手讓人退下，自己默默地躺在了寬大的床上。

他曾經不止一次躺在這張床上，跟皇后有過的肌膚之親卻少得可憐，她總是那麼淡漠地看著他，就像在看一團空氣，無論他興致多好，她大多時候總是像塊木頭似的，被動地承受。

他知道她的心死了，整個人毫無生氣，柳氏得寵也好，要奸也罷，她都不看在眼裡，或者說看在了眼裡，卻是以一個旁觀者的態度靜靜地看著一切在眼前演繹，更不用提其他宮妃做什麼了，那於她而言全部毫無意義。

所有人在她心裡都是空無的，她活在自己的世界裡，不肯走出來，也不許別人走進去，完完全全封閉了自己。

龍兆天歎息一聲，他的皇后啊……真是讓他頭疼。

他可以花數年時間來跟柳氏玩捉迷藏，可是他卻拿自己的皇后無計可施，皇后果然是他的劫啊……

桃花鎮是個不大的鎮子，因鎮子上有一座桃花山而得名。

三月，正是踏春時節，從山腳一直到山頂的桃花遞次綻放，鎮內鎮外的人從四面八方而來，共賞花景。

在鎮子通往桃花山的主幹道上有一家新開的小飯店，店簷下的幌子在春風中不住招展飛舞，隱約可見「不找零」三個字。

店面不大，大堂有兩張小桌，還有兩個長條桌，桌子是由整塊木板切割而成的，只是簡單做了打磨，連層清漆都沒刷；右上角是分割出來的廚房，人站在裡面，店裡的一切一目了然。

「不找零」的老闆娘是個年輕漂亮的女子，在三個月前落戶到桃花鎮，買下了這臨街的一間小店面開始經營。

「不找零」不但店內擺設風格獨特，老闆娘個人也很有特點——收錢不找零！

吃飯可以，自己準備剛剛好的飯錢，少了不行，多了不找，先點餐，先給錢，飯好了自己端去吃。

對於這樣的經營方式，剛開始引起大家議論紛紛，生意也不是特別好，但老闆娘不介意，店裡也沒小二，只有一個洗菜的和一個燒火的。

洗菜的婦人終日在後院，燒菜的是一個沉默寡言的男人，除了燒火就是進後院把洗好的菜拿出來。

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，到店裡吃飯的人卻漸漸多了起來，除了老闆娘的手藝很不錯，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——老闆娘實在是很漂亮！

對於自己變成燒火打雜的，常冬心裡倒是沒什麼不平衡，畢竟皇后娘娘都親自下廚掌勺了，他不過做點雜事，算不得什麼。

蘇明月本來是堅持要跟兩人分開的，但最後還是沒架住他們的堅持，三個人一起落戶到了桃花鎮，開了這間小飯館。

那時她忍不住想，皇后掌勺，侍衛燒火，宮女洗菜，這個組合也是天下獨一份了。

「老闆娘，您開店這麼久了，我們怎麼都沒見過老闆啊？」一個客人點完餐，將錢放到桌上，調侃似的問了一句。

蘇明月一邊拿起一塊木板將那些銅錢掃入桌下的那只錢匣內，一邊不緊不慢地準備配料，嘴裡笑著回道：「哦，他呀，寵妾滅妻被我休了。」

背對著他們，正往灶裡塞柴火的常冬差點兒忍不住咳出來，娘娘這話倒也算是無意中道出了事情的大半真相，雖然娘娘根本不記得以前的事，也不知道宮裡後來發生的事。

「咳咳……」常冬沒咳出來，倒是有客人咳出來了，「老闆娘這麼有個性啊？」

蘇明月燒上油鍋，抬眼朝還站在面前的人微微勾了唇，「天下男人這麼多，我需要在一棵歪脖樹上吊死嗎？何況人家既然跟小妾是真心相愛，我也得有成人之美の大度啊，您說是不是？」

客人略有尷尬，訕訕地道：「說的也是，說的也是。」

「嗤啦」一聲，蔥薑入鍋，緊跟著菜入鍋，在灶火噴吐中，蘇明月手中的鐵勺飛快鏟動，很快菜便出鍋盛盤，蘇明月又手腳麻利地盛了碗米飯放到小托盤裡，一揚眉，道：「好了，您的餐點好了。」

到了這個地步，再想搭訕兩句也沒機會了，客人只好端了東西找位子坐下。

下一個客人點餐付款後也沒離開回座位等，而是留了下來，「老闆娘，這麼說，妳現在是孤家寡人了？」

蘇明月手上動作不停，口中道：「怎麼，有想法？」

那客人是個年輕書生，笑著眨了眨眼，「老闆娘還沒回答我呢。」

蘇明月抿唇一笑，口氣輕鬆地道：「沒事洗洗睡吧，你高攀不起。」

埋頭燒灶的常冬不自覺地揚起了嘴角，娘娘這話說得實在是太對了。

「老闆娘，不是吧，妳眼光這麼高？」

三下五除二，一盤蛋炒飯出鍋，蘇明月將小托盤推到這位書生面前，語重心長地告訴他，「公子，要聽勸。您的蛋炒飯請端走，謝謝。」

書生有些失落地端著自己點的餐走開了。

後面的幾位沒敢再來點家常談話或調侃老闆娘，老老實實地點餐付錢，規規矩矩地端走，落坐，開吃。

「不找零」每天都有新菜單，不定期更換，至於更換的內容和時間全看老闆娘心情，以及購買的食材來決定。

有時，她會很任性地連續幾天都只做蛋炒飯，有時，她也會一天出好幾份完全不同的菜單。

但就是老闆娘這樣任性的「我的地盤我做主」風格，卻成了「不找零」的又一個特色，許多人就為這些不一樣而日日抱著期待而來，雖然有時難免會遭遇猝不及防的挫折教育，但他們不氣餒，繼續努力。

飯點漸漸過去，蘇明月的忙碌也告一段落，她看了看臺子上剩下的菜蔬，決定今天店裡三人的工作餐可以稍微奢侈一點。

想到就做，她拿起刀子開始切菜。

「老闆娘，菜單上的全部來一份。」隨著聲音，一錠銀子放到了桌上。

「好的，沒問題，請您拿了號到那邊稍等。」蘇明月從籤筒內抽出一對簽，一枝給對方，一枝自己留下，以便做餐。

那人點完了餐，並沒有著急離開去找位子，店裡現在只有一兩個人在吃飯，空位很多，他不用著急。

「老闆娘，不抬頭看一眼嗎？」那人對於蘇明月自始至終都沒抬頭略微有些意見。蘇明月聽到這話從善如流地抬頭看了一眼，一個年輕英俊的貴公子，嗯，看穿戴確實是很富貴，這樣的有錢人跑到她這個小飯館來點餐，稍微有那麼點奇怪。

不過，蘇明月並不太在意，微微一笑，「公子還有什麼別的要求嗎？」

看到這樣從容以對的蘇明月，龍兆天有些怔愣，在她的眼中，他看不到半絲除了平靜之外的東西，就像是在面對一個陌生人，但他們可是曾經同床共枕，這世間

最尊榮的一對夫妻啊！

「哦，沒有了。」龍兆天面上半點兒不顯，淡淡地回了句，然後轉身到一張桌邊坐下，丟了個目光給一旁的心腹侍衛，侍衛得了命，悄悄離開店裡。

Crescent